

一半烟火,一半书香

谢琼梅

生活有多种形式,每个人想要的生活也不同,有的人喜欢歌舞升平的生活,有的人向往说走就走四处旅游的生活,而我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一半烟火,一半书香。

都说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在平凡而普通的一日三餐里,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远远看见从自家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我就知道是母亲在灶间忙碌,为我们准备丰盛的饭菜了,心里便多了一份踏实和期盼,脚下的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当一家人围坐在桌边,一边品尝着热气腾腾的饭菜,一边聊天的时候,空气中似乎都充满了幸福的味道。那些温馨而幸福的画面也从此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温暖了我的人生。

后来,我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却依然很享受一家人在一起围桌吃饭的幸福时光。一家人边吃边聊,各自分享着一天的趣事见闻,聊一聊自己的看法,其乐融融。平日里我不太喜欢去餐馆,也很少点外卖,现成的食物即

使再美味,总感觉少了点烟火味,更没有自己烹饪时的那份愉悦与满足。闲暇时,我喜欢研究各种菜谱,通过上网查询、书店翻阅、请教别人等多种方式,尝试制作各种菜肴,让家里的餐桌不断翻新。当我把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摆放在餐桌上,听着孩子的赞叹、看着老人知足的神情,心里溢满了幸福感和成就感。周末午后,有时泡一杯热茶,和父母唠唠家常,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有时和孩子一起下跳棋、搭积木,共享亲子时光;慢慢明白,这看似平淡的烟火日常,实则是生活最珍贵的瞬间。

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滋养心灵的东西,那便是书籍。从小到大,书籍一直是我形影不离的朋友。从简单的儿童童话,到名人传记、历史故事、

琼瑶小说、武侠经典,再到各类世界名著、专业书籍,每翻看一本书,就像开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在书里,我能与古人对话,感受历史的厚重;也能和不同的思想碰撞,拓宽自己的认知边界。阅读让我在喧嚣的世界中,拥有了一片宁静的精神家园。

于是在每个安静的午后、静谧的傍晚、宁静的夜晚,脱下干家务的围裙,我便一头扎进书香里。和李娟一起走进冬牧场感受牧民生活的不易和艰辛;在汪曾祺的文字里认识各地的美食,感受人间烟火味;同丁立梅一起发现生活里别样的美,感受生活里的真善美……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于我而言就是一种享受。每天提前到办公室阅读几分钟,让我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周末在陪

女儿去跳舞的两个小时时间里,我可以静坐在隔壁的图书馆,徜徉在书的海洋里,度过一个充实而愉快的下午;外出随身携带一本书,抽空翻看几页也能释放心里的压力,消除心中的不悦与烦恼。在不断的阅读中,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让自己一步步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迷茫走向明朗,从感性走向理性。

人到中年,慢慢看淡了名利、地位等身外之物。开始懂得生活的真谛并不在于外在的浮华,而在于内心的丰盈与平静。我所追求的生活,不过是枕边有书、家中有爱,和喜欢的人一起度过三餐四季,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人间岁月长。未来的日子,我愿和家人一起,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日常,让烟火与书香交织,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

最喜欢去的地方仍是书店

朱山坡

这些年只要看到实体书店倒闭,我心里就十分难受。因此,每次经过那些规模较大的实体书店,我都忍不住停下匆匆脚步,进去看看,翻翻那些赏心悦目的书,离开时多买几本。经常遇到收款员问我是不是会员,如果不是,可以马上办,买书当即打八折。我总是说,不是,不用办,不用打折。我并非钱多,而是想以全价购买的方式支持一下实体书店,希望它能挺住,宾客盈门,生生不息。

书店一直是我的精神家园。我在偏僻的山村长大,小时候能到镇上的机会不多。每次到镇上去,必到之地便是新华书店,看到货架上的书眼馋却触摸不到,又舍不得离开。为了买书,我经常利用放学时间到山上砍柴,然后用手推车把柴推到镇上。休息日从早上出发,走很远的路,一般要到傍晚才能到镇上,把木柴卖给国营饭店,每趟能赚五六毛。舍不得花两毛钱买一个叉烧包填肚子,转身便跑到新华书店买一两本心仪已久的书,然后原路返回。

一路上边走边看书,回到家里,书也看完了,然后把书借给村里同样爱看书的同龄人看,或把书珍藏起来,不让老鼠、蟑螂啃食,重读时再拿出来。有两三次,因为手推车在半途反复出现故障,耽误了时间,到了镇上换到钱后,书店已经打烊了。有时候,刚好遇到书店盘点库存,吃了闭门羹。更极端的情况是,有一次,饭店因为木柴过剩,无处堆积,不要我的木柴,我只好又推着木柴摸黑回家,在寂静的山道上一个人又累又饿,伤心得号啕大哭。但买不到书的失落比累、饿更难受。

参加工作后,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仍是书店。在县城生活的时候,晚上本来是出门逛街或散步的,但总是走着走着又拐进了书店。如果妻子或孩子在大街上跟我走散,肯定能在书店找到我。无论到哪个城市出差,如果有多余的时间,总要找一家书店闲坐一会儿,点一杯咖啡,翻翻书。

在南京进修那两年,我记不清多少次走进先锋书店,穿行于琳琅满目的图书之中。被书包裹着,被书浸润着,你凝视书,书也回望你。有些书,不一定买,单纯抚摸一下就很好。我经常能在书店待上一个下午。从书店出来,夜幕四合,大街上灯火璀璨,我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完整、很踏实。后来每次回南京,都尽量要到先锋书店走一走。书店是一个城市的魂,是读书人的精神归宿,是能让人内心安详宁静的港湾。好像不去书店,就没有到南京。在城市里行走,身心疲倦的时候,书店是最好的休憩场所。

我现在在广州工作,去书店更频繁了。有时候,去一个地方,唯一的原因是那里有一家不错的书店。

平时买书虽会网购,但我也还经常到实体书店购书。实体书店“实物可视”“即买即得”,还在书的最后一页盖有“某某书店”的蓝章,提着书走过熙熙攘攘的人海,感受很不一样。我无法跟实体书店说再见。我真的希望实体书店越来越好,像是城市里最后的堡垒,至少能倔强地生存下去。

为此,我愿意更频繁地去书店,待的时间更多,与它们的情谊比天长比地更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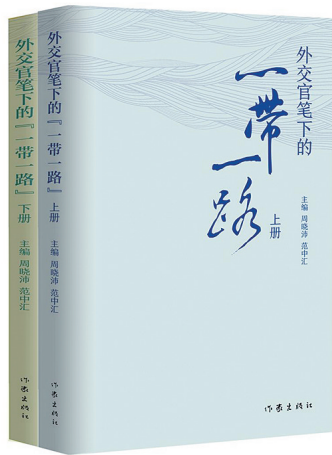


静享阅读

王鹏 摄

荐读

笔尖丝路 心通万里



《外交官笔下的“一带一路”》是一部文化散文集,分为上下两册,由外交部周晓沛大使和原文化部参赞范中汇担任主编,收录了38位驻外大使和参赞撰写的海外生活故事、中外友好故事、文明互鉴故事、合作共赢故事,记录了亚洲、欧洲、非洲、拉美等“一带一路”各地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精神面貌和时代变化。

孩子的励志书



《功名诀:左宗棠镜像》分上下两卷,上卷“非常功”以时间为轴,选取左宗棠仕

途的关键节点,如出任幕僚、训练楚军、收复新疆等,生动再现了左宗棠在官场披荆斩棘、于绝处逢生并屡建奇功的传奇历程;下卷“非常名”则另辟蹊径,选取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等晚清重要政治人物的交往故事,从多个侧面展现左宗棠独特的人格魅力与处事风格。通过翔实材料、细致的考据、生动的文笔,全方位展现了左宗棠为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而奋斗的人生传奇。

一只熊漫游在阿勒泰



《童话边城》是对传统童话模式的反抗甚至颠覆。作者将幻想与新疆真实人文风貌相融合,以熊的行踪贯穿始终,编织出动人的故事,鼓励作家们在AI时代坚守和发展人类的想象力,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童话作品。

书评

礼俗与信仰的深处

——读《永念群生:隋唐礼俗与信仰论集》

沈国光

近年来,关于中古时期信仰、仪式与国家的讨论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永念群生:隋唐礼俗与信仰论集》(以下简称《永念群生》)一书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雷闻相关研究的文集,其实,早在这股研究风气兴起之前的2009年,雷闻就在《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尝试系统讨论有关问题,并被学者不断征引、借鉴。《永念群生》中的多篇文章,可以说是作者沿着此前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开展而成的。在这一系列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信仰、礼制与民俗研究的背后,正如标题“永念群生”,就透露出作者对身处历史洪流,却湮没于宏大历史叙述中的个人生命的关怀与悲悯。

在研究旨趣上,虽然该书映入眼帘的是关于信仰的研究,但绝不能将之简单定义为宗教史。其研究的内核是以信仰为媒介,研究隋唐时代国家体制、国家能力等一系列历史学的核心问题。

阅读此书,我认为,作者展示了中古时期国家对宗教的两种不同态度:一是将社会中的宗教视为一种潜在的隐忧。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讨论了在面对信仰无序发展引起社会失序的困境时,国家如何运用律令体制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秩序。第二是国家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将信仰或直接

吸纳入体制,或以之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制度补充。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制度性宗教的下移,将不同地域、阶层纳入一个有序的格局之中。在关于“京观”的研究中,作者梳理了隋唐时期化京观为佛寺的尝试,揭示出在传统政治文化之外,国家利用佛教资源超越传统的努力。作者在书中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对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的一些既有理论的不满与反思,指出信仰曾以一种连接国家礼制与民间社会纽带的形态,而存在于中国历史深处。这种由信仰而论及国家的研究路径,恐怕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传统制

度史研究功力。从书中那篇关于“三史”与科举制的文章中便可见其端倪,雷闻的研究无疑是受到了其师吴宗国先生的深刻影响。

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书中显示的理论关切是建立在作者对多种材料的综合运用能力以及扎实绵密的考证功夫之上的。作者对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石刻材料的熟稔,对考古材料的合理运用,都使其研究更加丰满且有力。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唐格、阿斯塔那古墓与吐峪沟出土的残篇文书,都成为作者研究的重要依凭。在分析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出现的“割耳屠面”与“刺心剖腹”形象时,作者不仅发现了克孜尔石窟与片治肯特城址的图像材料,并在南阳画像砖中找到了这类主题的渊源,揭示了粟特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针对石刻史料,作者不单全面考察了突厥与康太和墓志,更是大力呼吁通过石刻史料研究隋唐道教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这是作者基于近年来关于隋唐道教石刻的系统研究得出的深刻

认识。不过,在讨论金仙公主的行第时,作者舍弃了《金仙公主墓志》与《涿鹿山石经堂记》的记载,反而考证采纳了《唐会要》的记述,在过于“痴迷”出土材料的当下学术界,作者保持了谨慎与清醒。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解读杨贵妃与安禄山“三日洗儿”仪式时,作者别开生面地引入了西方人类学中关于“仪式”的理论,对传世文献记载进行了全新的解读,颇具新意,可视为中古史研究中打破学科壁垒的一次有益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学术史储备之丰与学术视野之广,使得作者能将前序的优秀成果融入自己的研究中。书中“下篇”收录的书评与学术史综述,即可见作者对学界动态,尤其是海外学术进展的准确把握。此次结集出版,作者又对新见材料与近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吸收。

《永念群生》的出版,可以说是一场中古史多学科研究的试验,系统展示了作者一直以来对礼俗与信仰的思考,更展现出了一幅多元文化在隋唐盛世交织与交融的历史图景。